

林忠军 著

象数易学发展史

第二卷

齐鲁书社

象数易学发展史

(第二卷)

林忠军著

齐鲁书社

象数易学发展史

(二)

林忠军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450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5333—0721—6

B·97 定价:30.00 元

序 一

最近,林忠军同志的《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又在齐鲁书社付梓了!该书由魏晋隋唐述及宋元,所论述介绍的历代易学大家将近三十人,这些人都是在他们所处时代造成极大影响的人。我高兴地看到: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生平著作之相关资料,在书中作了积微而著的整理与研究,对一些易学大家及一些易学名著的评价,绝不盲从古人、名人,而是提出自己缙缃交感、默识心通的独到见解与研究。

举荀氏《九家易》为例,此书之集者及九家究竟为谁,这是历来争论不一的问题。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指出,《九家易》以荀爽为主,九人为荀爽、京房、马融、郑玄、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玄共九家。宋代则有人认为“九家”系指汉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氏为之集解。沿着这一思路,今人尚秉和考之更详,并列五条理由以证“九家确为西汉《易》师”。另有清儒如惠栋以为《九家易》为魏晋以后人所撰,其说以荀爽为宗,张惠言遵从其说。近人更有将《九家易》定为六朝人所集者,台湾学者徐芹庭先生考定《九家易》作者“非翟元之子侄晚辈,即其弟子或再传弟子也”。

忠军同志在引了以上诸家之说后,以扎实的考据,“证明陆氏读过此书,故陆氏之言,不可轻易推翻”。并以四条理由,考定《九家易》为荀氏本人及其后人所为。作者引荀注《坤·文言》云:“实本坤卦,故曰未离其类也,血以喻阴顺阳也。”而《九家易》注《坤卦》上六云:“实本坤体,未离其类,故称血焉,血以喻阴也。”两条注文,从行文到内容何其一致,故知当出于一人之学也。书中所列四条理由平允可靠,一扫《九家易》为西汉九师说之谬,对《九家易》这一历来引起争论的著作,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案《经典释文·序录》：“子玄不详何人，为《易义》。注内文，有张氏、朱氏，并不详何人。”忠军同志据此考定张氏、朱氏为翟玄后学，《九家易》恐为张氏、朱氏所集。我认为虞翻曾对荀氏《易》有所批评，故九家之内有虞翻，则不可能为荀氏所集，当为后人所集，故定张氏、朱氏是很有道理的。

再举干宝《易》为例，我们都知道，清儒张惠言出于对虞氏《易》的偏爱，其对干宝《易》的评价，有失公正：“故其注《易》尽用京氏占候之法以为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运一一比附之，易道猥杂，自此始也。”“其所以为象者，非卦也，爻也。其所取于爻者，非爻也，干支也。由干支而有五行、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此皆无与卦者也。”甚至批评干宝之《易》：“奸邪，颠倒，乖舛，说卦之义尽谬矣。”作者针对此书中偏颇之见，在介绍干宝时，指出：“汉儒也有以五行、干支、六亲等说《易》之习，荀爽《九家易》易注就是例证，故说干氏以术数混同象数欠妥。”至于张氏将“易道猥杂”归于干氏，作者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干氏取京氏易为象，从功用看，当无异于郑、荀、虞取象，况且郑、荀、虞也并非完全以《说卦》为象，《九家易》与虞氏皆有‘逸象’，这些‘逸象’说到底是根据注经之需要，从《周易》经文、《易传》之文（尤指《说卦》）中衍伸出来的，因此，从象数易角度言之，干氏取京氏易注《易》，当与郑、荀、虞取‘逸象’一样，皆可视为对《说卦》的丰富与发展”。汉儒以象数注《易》，到东汉后期，已走向烦琐与猥杂，尤其是虞氏《易》某种程度上“已从自己内部否定了象数易学，也就是说，虞氏易已经远离了易道”。

忠军同志此见亦可谓中肯公允，确实，当惠言先生讥讽干氏以五行、干支、六亲等说《易》时，何以会忘记虞氏亦有以干支说《易》者！

又如关于周敦颐“太极图”渊源问题在学界历来争论不休，今人亦有质疑，如有人认为《道藏》中的“太极先天图”根本不是周敦颐之前的作品，并根据“避讳”说推断其序乃后人之作，从而否定了

周敦颐“太极图”源于道家“太极先天图”。对此，作者认为：后人在整理前人作品时，常将当时避讳的字改正过来，以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为例，李鼎祚生活在唐朝中后期，而对唐朝前期的皇帝名字本当避讳，但观现存的《周易集解》却不同。太祖讳“虎”而《集解》有“虎”字，世祖讳“丙”而《集解》有“丙”字，高祖讳“渊”而《集解》有“渊”字，中宗讳“显”而《集解》有“显”字，玄宗讳“隆基”而《集解》有“隆”“基”字。据清人刘毓崧考证，《集解》为李鼎祚在代宗时献于朝，“他没有胆量不避讳皇帝名字，今本不避，是后人所为。”“另一个证据是《道藏》中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案《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董氏藏书志》及易州碑皆有著录，证明该书为唐玄宗的作品，但该书亦不避‘渊’字……这不是玄宗不避‘渊’，而是后人所改。”“据史志，读书志所载，此书二卷，而《道藏》本却为四卷，这正是该书为后人所整理改正之铁证！”“以此推之，也不能因‘太极先天之图’唐明皇所制之‘序’中出现‘世民’而否定其图的真实性。”此考可谓扎实有据。忠军同志书中多有此邃密深沉之考，如本书第一卷第二章“焦延寿易学”中之《易林》真伪考，他考定《易林》中之“昭君”与“昭公”实为一人，即春秋时代鲁国之鲁昭公，而非后人所误认为的王昭君，此考解开了焦氏《易林》中的一大千古之谜。鄙人至今读此考据之文，仍如盛夏而入冰室，何其快哉！尚秉和先生穷毕生精力著《焦氏易詁》，然而却未能解开此疑，若先生地下有知，得闻此见，自当雀跃叹息矣！

其实，周敦颐的“太极图”，绝非陈抟、种放之说，其源古矣！考之天体“纳甲”之说，可知先天八卦方位早有之，正如朱熹所云：“但当日诸儒既失其传，而方外之流，阴相付授，以为丹灶之术，至希夷、康节，乃反之于《易》，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吾以为朱熹此论可谓平实。《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成列”即是图示，当时如无易图，何以示其“成列”？何以显其“象在其中”？故以图解《易》恐先儒早已有之，《隋书·经籍志》中，除作者指出之“九宫

图”云云，以图解《易》之书外，《经籍志》中还记有：“梁有《周易》八卦五行图”，并云此书已亡。但由此书之名思之，或可对我们今天探知“先天图”等易图的来源，有所启迪。

由今天尚存的资料考之，西汉人主要以气言《易》，东汉人兼以象言《易》。气者，卦气消息之说也，惜乎西汉之《易》至晋已亡，唯存孟喜数语，然由此数语思之，则施、孟、梁丘之《易》盖可想见其大略矣！东汉唯荀氏《九家易》曾示先天卦位，但《九家易》虽知先天卦位，而未作详解，只略有指示而已！或当时此种卦位时人皆知之，因而不必细述耶？

案荀氏注《易》，讲阴阳升降、爻象、卦变、卦气消息，并以互体、世伏、六亲等等说《易》。马融、郑众、郑玄、荀爽等当时皆传费氏《易》，据《经典释文·序录》介绍，费氏《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据此我们可知，费氏“解说”《彖》《象》《系辞》《文言》时肯定有阴阳升降及爻象、卦变、卦气消息、互体、世伏诸说，因为称“解说”，必定既有所解，又有其“说”，绝不可能有直抄《彖》《象》《系辞》《文言》于后而称“解说”者。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费氏易林》、《费氏分野》，其内容即以八卦与星宿、干支互相配合以说《易》。而郑玄以“爻辰”解《易》，其与“爻辰”与天上星宿相值，此说不会是郑玄自造，显然传自费氏，而由马融注《彖》《系辞》等，亦可见费氏如何解说《彖》《系辞》之一斑。如《经典释文》引马融注《彖》之“天命不佑”一句曰：“天命不右行。”注《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曰：“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由此可知，郑玄、马融、荀爽讲《易》应得之于费氏对《彖》《象》《系辞》《文言》的“解说”，因费《易》失传，故其《彖》《象》《系辞》《文言》中的阴阳升降、爻象、卦变、卦气消息及爻辰、互体、世伏诸说，后人不得其系统“解说”而难以知其详矣。呜呼！施、孟、梁丘之

《易》亡，两汉《易》之经文“训诂举大谊”已茫然无考矣，费氏之《易》亡，而西汉《易》之传文《彖》《象》《系辞》《文言》之“解说”失矣！自此，易学研究两千余年来，如入漆室之中，吾辈仅因《集解》所存之断文碎义而苦苦探求诸家之说，其于《易》之象数亦只粗得崖略而已！

忠军同志以风华正茂之年，能十余年如一日，埋头治《易》，不受时尚之诱惑而去凑一时之热闹，甘心寂寞，每日于文献之中琐琐辨疑，孜孜求证，积数年之功，终有此《象数易学发展史》一、二卷问世，我读之欣然而望之弥切，故赘文如上以寄其冀。

刘大钧

1998年7月15日挥汗记于运乾书斋

序 二

在易学史上,象数与义理两派长期以来形成了很深的门户之见,互相攻驳,争辩不休,实际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结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共同促进了易学的发展。关于这种情形,唐人李鼎祚在《周易集解》的序言中曾经作了精辟的分析,值得玩味。他指出:

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竟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王弼)、郑(郑玄)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嗑然而笑,方以类聚,其在兹乎!

这就是说,郑玄的象数之学“多参天象”,偏于自然主义,王弼的义理之学“全释人事”,偏于人文主义,对《周易》的理解和诠释,这两派的易学都有偏差。李鼎祚是唐代象数易学的代表人物,他作《周易集解》,目的在于“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扬郑而抑王,因而把王弼的义理派的易学贬为“折杨黄华”(即里巷小曲),不能登大雅之堂。虽然如此,但也承认,人事近而易习,人们听了便欣然而笑,而天象则是远而难寻,不易把握。这说明李鼎祚站在象数派易学的立场,也认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象数与义理是一种互补性的结构,而不能偏滞于天人。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周易》的主题和核心思想依据《说卦》的经典表述,可以归结为性命之理、三才之道,实质上是一种天人之学。历代的易学家对此持有共识,并无异议。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围绕着这个看来十分明确的核心思想和主题进行艰苦的探

索,往往是畸轻畸重,蔽于一曲,而暗于大方,很少有人得出圆满的结论。一般说来,象数派的易学过分地强调自然之理而忽视人文之理,蔽于天而不知人。义理派的易学过分地强调人文之理而忽视自然之理,蔽于人而不知天。这也就是说,象数派的易学长于天学而短于人学,义理派的易学长于人学而短于天学。唯其各有所长,所以这两派的易学都有其存在的充足的理由,各自对易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所特有的贡献;唯其各有所短,所以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谁也不能独霸天下,而是各领风骚,此消彼长,他们的矛盾斗争构成了易学发展的内部的动力,并且在天人之学的整体作用的支配下,被迫超越狭隘的学派门户之见,各自向对方寻求互补。就易学实际的发展情况而论,汉代易学以象数派为主流,魏晋易学以义理派为主流,到了唐代,这两派易学就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合流的趋势。比如孔颖达《周易正义》,虽然宗主王弼的义理之学,但为了适应当时南北混一学术融合的客观需要,也大量吸取了北方象数之学的成果。至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更是一个超越学派成见的典型的事例。宋代的易学,开始是两派平行发展,后来逐渐趋于合流。比如刘牧的象数之学,“释人事而责天道”,“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偏于天道之自然而忽略人事。李覿、欧阳修的义理之学,则是表现了一种重人事而轻天道的倾向,认为《易》的主旨在于急人事之用,而与天道无关。这两派易学各自发挥了自己所特有的优势,但也从不同的方面割裂了天人,不是一种完整的天人之学。周敦颐 and 邵雍的易学属于象数派,但是他们接受了前人的思维教训,力求贯通天人,从而避免了如同刘牧那样的偏差。比如周敦颐首先立足于易象建构了一个宇宙自然的演化图式,紧接着由太极以立人极,为人文价值理想提供了论证。如果细加分辨,在他的《太极图说》中象数的比重大于义理,在《通书》中则是义理的比重大于象数,二者形成了一种互补的结构。邵雍的易学体系主要是根据易之数建构而成的,但是他反复强调,“学不际天人,不

足以谓之学”，“不知乾，无以知性命之理”。他以乾之四德元亨利贞为天道之变，以仁礼义智为人道之应，认为此二者互相对应，密切相配，宇宙生成之理本身就蕴含着人文的价值。这个观点和周敦颐一样，表现了象数与义理的合流。程颐的易学排斥象数，是一种典型的义理派的易学，他的这种倾向受到朱熹严厉的批评。朱熹认为，程颐的《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他把这书硬定做人事之书”，只讲了人事而没有讲天道，知人而不知天，背离了《易》之本义。因此，朱熹明确主张，他的解《易》的思路是要用象数来补足程颐所阐发的义理，把二者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易学体系。可以看出，关于象数与义理的互补合流，在朱熹的易学思想中，已经由一种自然的趋势发展为一种高度自觉的要求了。

朱熹按照这条思路，进一步提出了易学的四要素说，认为一个统一完整而无偏失的易学体系，是由理、象、数、辞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所组成。这四个要素，横看是未尝相离的一体的结构，竖看则是有先有后的生成的系列，历史与逻辑融合无间，高度统一。其中理居于第一义的主导地位，是易学的本体，象数的根源。此理即天地万物的自然之理，当象数之未形而其理已具。伏羲偶然见得此理而画卦，于是生出许多象数来，是为先天之学。后来文王改易伏羲卦图之意而推其未明之象，观卦体之象而为之彖辞，周公视卦爻之变而为之爻辞，于是生出许多义理来，是为后天之学。再往后，孔子作十翼，专以义理说《易》，这是由于自上世流传至此，象数已分明，不须更说，故孔子只于义理上说。从三圣易学的这种生成系列可以看出四个要素在易学结构中的层次地位，必先有理而后始有象数，有了象数而后始有义理。如果说先于象数而与天地同在的自然之理是第一义，伏羲画卦作《易》之象数是第二义，那么文王周公之辞及孔子之赞所推说的义理则是属于第三义了。据此而论，象数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而为义理之所本，无象数则义理无所根著，故象数乃作《易》根本。由辞所推说的义理与先于象的

自然之理是上下层次不相同的两个范畴,不可混为一谈。朱熹根据这种四要素说来考察北宋五子的易学,认为他们虽有象数与义理之殊途,但却都以第一义的自然之理为依归。周子称此自然之理为“无极而太极”,邵子称之为“画前之易”,张子称之为“天易”,程子称之为“天理”,称谓不同,理无二致,这也就是所谓理一而分殊。由分殊以见其理一,不仅可以集象数与义理两派易学之大成,建构一个统一完整的易学体系,而且可以凸显理学贯通天道性命主题,集理学之大成,建构一个统一完整的理学体系。

宋代以后,朱熹的这种易学思想,赞成的不少,反对的也很多,象数与义理的合流又趋于分裂。这是因为,蕴含在《周易》深层结构中的天人之学作为易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展现为一种复杂纷纭永无止息的动态的过程,谁也不能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一些对自然之理有着特殊兴趣的人,必然要倾向于象数派的易学,另一些关注人文价值层面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义理派的易学情有独钟,于是这两派易学相互之间的辩难攻驳随之而起。特别是到了清代,学术界兴起了一种汉宋之争的思潮,把象数派的易学纳入汉学范畴,把义理派的易学纳入宋学范畴,人主出奴,意气用事,对这两派易学的分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如此,主张合流互补的意见并没有成为绝响,仍在持续不断地发展,比如李光地的《周易折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易学出现了科学易和人文易的提法。从历史的渊源来看,科学易无疑是继承了象数派的传统,人文易是继承了义理派的传统。这两派具有当代特色的易学在目前看来似乎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自沿着自己所设定的轨道平行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能摆脱易学所固有的天人之学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张力结构,也不能违背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大融合的趋势,因而可以预见,这种发展的前景一定是相互交叉,彼此渗透,在吸取当代各个学科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

互补,共同建构成一个统一完整而无偏失的当代的易学体系。

以上是就易学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粗略地勾勒了一个轮廓,为了把这个轮廓扩展为一幅色彩斑斓生动活泼的画面,必须深入到历史的具体性之中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易学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四库馆臣所提出的“两派六宗”的说法。所谓两派是指象数派与义理派。象数派分化为三宗,即汉儒的卜筮,京房、焦延寿的祝祥,陈抟、邵雍的图书。义理派也分化为三宗,即王弼的“说以老庄”,胡瑗、程颐的“阐明儒理”,李光、杨万里的“参证史事”。加起来就是两派六宗。实际上,一部无限丰富的易学史远远不是这种简单的说法所能概括的,究竟这两派六宗有哪些具体的论点,它们是如何分化的,中间经历了哪些过渡环节,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规律,各自作出了哪些独特的贡献,诸如此类题中应有之义,一概没有交代。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易学史的任务被提到学术界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种研究可以把两派易学看作一个整体合起来进行,也可以分开来进行,就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分别写出独立的专著,总之都有助于恢复历史的具体性,扩充我们的认知领域。前几年,忠军同志出版了《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颇为详细地论述了从先秦到两汉的象数易学的发展,读后受益匪浅,使我增加了不少新的知识。现在推出的这部新著,论述的范围包括晋唐和宋元两个时期,内容更为丰富,比如晋唐时期的陆绩、姚信、翟元、蜀才、干宝、卢氏、何氏、崔憬、侯果,宋元时期的朱元升、俞琰、丁易东、雷思齐、胡一桂,这些人的象数易学都是很少有人研究,也是我不大熟悉的。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清样,为忠军同志的新成果感到高兴,也拉拉杂杂写了一点感想,算是我的心得体会。

余敦康

1998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序一.....	刘大钧(1)
序二.....	余敦康(6)

第四编 魏晋隋唐象数易学余音

概述.....	(1)
第一章 陆绩象数易学.....	(9)
一、生平事迹.....	(9)
二、八宫说.....	(10)
三、飞伏说.....	(12)
四、卦主说.....	(16)
五、易数观.....	(17)
六、其它象数思想.....	(19)
七、陆氏对象数易学的贡献.....	(22)
第二章 姚信、翟元象数易学.....	(24)
一、姚信象数易学.....	(24)
二、翟元象数易学.....	(29)
三、姚信、翟元的易学地位.....	(33)
四、《九家易》考辨.....	(34)
第三章 蜀才象数易学.....	(40)
一、生平事迹.....	(40)
二、对荀、虞卦变说的整合.....	(41)

三、蜀才的易学地位及影响·····	(45)
第四章 干宝象数易学 ·····	(49)
一、生平事迹及著作·····	(49)
二、留思京房之学·····	(50)
三、推衍卦气说·····	(57)
四、以史事说易·····	(60)
五、干氏易学的评价·····	(67)
第五章 卢氏、何氏象数易学思想 ·····	(72)
一、卢氏的卦变说·····	(72)
二、何妥象数易学思想·····	(74)
第六章 崔憬象数易学思想 ·····	(81)
一、易象观·····	(82)
二、易数观·····	(87)
三、崔氏对易学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90)
第七章 侯果象数易学思想 ·····	(92)
一、生平考·····	(92)
二、象数思想·····	(93)
三、侯氏易的评价·····	(102)
第八章 李鼎祚与《周易集解》 ·····	(103)
一、生平事迹考·····	(103)
二、《周易集解》版本、卷数及内容·····	(106)
三、李氏易象观·····	(112)
四、李氏易数观·····	(120)
五、李氏对易学史的贡献·····	(122)

第五编 宋元图书之学的兴起与发展

概述 ·····	(126)
-----------------	-------

第一章 宋初道家陈抟及后学李之才和李溉的象数思想	(134)
一、陈抟的图书之学	(134)
二、李之才卦变说	(142)
三、李溉卦气图	(154)
第二章 刘牧图书之学	(158)
一、生平事迹	(158)
二、设立数理图式,推衍八卦生成	(159)
三、设立图式,诠释大衍之数	(163)
四、设立图式,推衍乾坤生“六子”和卦气说	(166)
五、设立图式,诠释河图洛书	(174)
六、刘牧图书之学的价值与影响	(181)
第三章 周敦颐“太极图”之象学	(184)
一、周敦颐生平及著述考	(184)
二、“太极图”易学释义	(187)
三、“太极图”渊源考辨	(190)
四、“太极图”的意义及对易学发展的影响	(197)
第四章 邵雍先天数学(上)	(201)
一、生平事迹	(201)
二、邵雍先天数学的特征	(202)
三、圆方之数	(207)
四、天地之数	(211)
第五章 邵雍先天数学(下)	(220)
五、先天图及卦爻数	(220)
六、后天之数	(232)
七、邵氏先天数学的思路及其方法	(238)
八、邵氏先天数学的评价及其影响	(242)
第六章 朱震象数易学	(248)

一、生平事迹	(248)
二、易学发展的研究	(250)
三、象数易取象之五法	(254)
四、其它象数易学思想及取象方法	(275)
五、图书之学与易数	(280)
六、朱震易学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285)
第七章 刘牧图书之学与邵雍先天数学的诠释与传播	(288)
一、程大昌对刘牧之学的解说	(288)
二、张行成等人对邵氏先天学的诠释	(302)
第八章 朱熹对河洛、先天之学的确认和体悟	(320)
一、生平及著述	(321)
二、推崇伏羲易	(322)
三、论河洛之学	(324)
四、论先天之学	(330)
五、朱熹先天思想的特点	(338)
六、论其它象数学	(343)
第九章 朱子象数易的承传与阐扬	(349)
一、蔡元定论河洛先天之学	(349)
二、蔡渊论象数	(352)
三、蔡沉论洛书数	(356)
四、林至对朱子象数易学的扬弃	(362)
五、税与权补朱子《启蒙》未及之义	(366)
六、朱鉴和董楷对朱子象数易学的整理	(370)
七、胡方平对朱子象数易的系统诠释	(373)
第十章 朱元升三易的象数思想	(377)
一、先天象数思想	(378)
二、中天象数思想	(385)
三、后天象数思想	(389)